



13
3019



復性辨上

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無
奇行異說之接乎人之耳目。其不一而同，則有
造言亂民之典，以齊之。及其下衰也，學術渙散，
無所統盟，不唯邪說暴行之興，聖人之道乖馳，
同是堯舜而所是不同，同非桀紂而所非不同。
彼以為至言妙道，則我以為邪說暴行，互相攻
擊，辨難不已。其故何哉？徒託之義理而不驗之
于事實故也。其苟驗之于事實，則是無二是，非
無二非。夫何辨難之有？自漢而後，天下學者華

故菊地三九郎氏
大正十三年一月

徐陵庾信
南齊人共
巧詞賦

鄭玄服虔
後漢人多
著經書

註箋

董仲舒楊

雄漢人王通

謚文中子

隋唐間人

韓愈唐

漢已采儒

者之志道

者此又為

則摸徐庾之辭藻質則守鄭服之箋傳董揚王
韓蓋代專場衛道雖切猶未純正及至宋氏諸
賢輩出互相倡明踐履篤而講究精天下靡然
信周程張朱氏之為大宗嫡派也而尚有遺議
者何也聖人之教人其方固非一端然皆莫非
漸次積累以成其大也故論語首章乃曰學而
時習之不亦悅乎有子亦曰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所謂曰習曰務者乃皆其事而孟子所謂
擴充者是也蓋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

孟子



路也而其本乃具於人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將以使人就其端而擴充之以成其德
也其餘曰崇德曰從義曰積善曰集義其事雖
異其義一也唯佛老氏之學其說亦非一端然
莫不以反其初為說焉老氏以為有生於無佛
氏以為人皆具佛性故言其修為工夫則老莊
氏欲絕仁義廢禮樂以及其無所以說復性說
復初佛氏欲絕欲息妄超脫輪迴證其所謂本

覺真如者。以到佛地。所以說還滅。說歸真。至後
世儒者之所道。則居倫理綱常之間。有禮樂刑
政之美。固已異於彼二氏之道矣。而替其所說
彼則以虛無寂滅及其初。此則去物欲變氣質
以求復其初。其所道雖異。而其手段則一也。然
天下之物。生人之業。凡有生之物。皆必有其本。
而積小至大。充微至顯。未嘗有復其初。以能成
者也。唯一定之物。如明鏡如止水。則在去其蔽
以復其初。故活物之漸長也。不唯流水崩蘆為

然。凡人之為事。亦莫不然。不唯人之為事為然。
人之進道。亦莫不然。不唯人之進道為然。聖人
之德。亦莫不然。何者。孔子自十有五志於學。而
至七十。然後始曰不踰矩。聖人之資。固雖異於
常人。而年愈高。德愈邵。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
之者。若以復性之說言之。則七十不踰矩之盛
已全於嬉戲俎豆之時。生知安行之資。其將何
有所拘蔽。而至七十。然後始曰從心所欲不踰
矩耶。可見雖聖人之德。必漸積以至成也。故先

儒雖唱復性之說而其所以成德達材著書立言
為萬世稱道者皆工夫積累以至其成也原其
初生之辰則其所蘊蓄曾无許多事業不唯驗
之于儒者之事有所不合而試之于天下之事
凡伎術藝業其稱神稱妙能造其極者其所修
雖異而亦皆積累工夫然後能得成其道也問
其生之初則亦无許多知識故人恒言亦曰
學進而未嘗有曰學復者也然則復性之說不
唯聖人之所不言實理之所無也此所謂驗之

於事實而不然者所以於宋學既成之後尚不
免有遺議也

說性後儒之陋說也凡言復者物失其本而反
初之說故日月之蝕復明曰復疾之愈亦曰復
若使天下之人其初皆全其聖人之才德而後
來始失之則固復其性之初而可笑而原其出
胎墮地之時嗚呼蠢蠢而動不知是非不
辨好惡及不知父母兄弟長若欲復其性之初則
固無惡之可除亦無善之可指惟其蠢蠢之中

可以為善之本具焉。故其稍長也，分是非，辨好惡，見父母則知親，見兄長則知敬，此人性之所以為善而非物之所能及，所以為聖賢之本具於此矣。苟有以養之，則可以成仁義禮智矣。不然則雖有可以成仁義禮智之本，而不能有以成仁義禮智之德矣。譬猶雖有良材，而不能繁則不能為弓，雖有精金，而不淬則不能為劍。此教之所以不可無也。故聖人使人就其四端之本心，自是擴充，以其所不忍，推之于其所忍。

以其所不為，推之于其所為，辭讓之心，因事愈長。是非之心，隨物益明，以得成仁義禮智之德矣。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是也。所以孟子每就流水崩蘄為喻，水取其流行，木取其漸長，而以擴充四端之心為下手之始。言其極切，則曰：仁覆天下矣，則曰：足保四海矣。譬有一顆松子，方發

生之時，蔭之于腴壤，則不日而莖甲拆矣。莖葉抽矣，而日月以烜之，雨露以潤之，則日長年茂，可以為千仞之喬木矣。今觀一顆松子，謂後來可為千仞之喬木，則固有其說矣。而謂之即千仞之喬木，而可乎哉？而葉之松，四端之心也。千尋之松，仁義之德也。若以四端為性之發，而求仁義於其初，則何以異於求千仞之形於莖甲之初哉？若謂雖無其形，而其理全於初，則凡所謂息愛德澤者，皆仁之疎者，而無形無影之中，乃

華嚴言
真俗中天
台言空假
中

仁之實處，與浮屠之以經常倫理為俗諦，而以虛無空寂為真諦，亦何以異哉？聖人之學，實學也。聖人之語，實語也。故聖人之說性，有克養之方，而無復初之說矣。漢唐諸儒，其說雖不明悉，亦皆遵依古義，而不敢違也。唐之中葉，有李翱字習之者，及韓文公之門者，復性書三篇，儒者之言復性，自此而始。及至宋程朱氏，專說復初，其意以為人性即理，而理本善，生來具足，不待教法，而無有虧欠。但中間為氣稟拘於前物，欲

蔽於後而原初所受之理為之所蔽蝕而至與
聖人大異矣故今日學問受用專要決去其中
間所蝕之物欲以反其本初之體猶鑑之明也
為塵垢而失其明磨其塵垢則仍舊光明月之
清也為雲埃而失其光撤其浮雲則仍舊清朗
故朱子曰人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又大學章句
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是也
蓋人活物也道亦活物故人之進道猶草木之
長茂流水之流行皆自小而至大自微而至著

其他百工伎藝之成亦莫不然皆自生至熟自
粗至精未嘗有反其初以能成其事者也今夫
有手則可以挽弓有指則可以握筆此其端本
也苟習而不已則可以為羿可以為義此擴充
之方也然不習書學射則雖有手而不能挽弓
雖有指而不能把筆若以復初之說言之則凡
天下之人其初皆羿也義也但中間為欲所蔽
而至不能識一字放一矢但去其蔽則羿也義
也豈有此理乎哉

治凡行道之瘵疾如者己之父兄弟之疾則
不唯堯舜之所病諸而汎濫無統應接無方已
亦不可得孝乎其父弟乎其兄矣故禮以節文
之因其親疎貴賤之等以為之品節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知吾知以及人之知親親而仁民而
愛物則仁可以守矣故聖人之言仁每必舉禮
而言正為此耳若顏子問仁以克己復禮答之
亦此意也蓋己者對人之稱凡不仁之事皆出
於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於是彼我偏頗殘忍

仁民

克忌之心起矣故克去有己之心以周愛人者
仁之所以大而又復行禮則亦事各有節而不
如無愛二本之茫乎無據而仁可以守矣此夫
子之所以告之也若如後世之說則克己復禮
者克去私欲以反天理之謂夫己者皆對人而
言之指自己身如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曰己
欲達而達人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是也未嘗有為己之私敬者也禮者大而貴賤
尊卑之別小而進退揖讓之節凡聖賢之所云

禮者皆是也。未嘗有為天理之名者也。宋儒以
仁為理。故解為反天理。此錯會其義焉耳。然則
不可以此為復性之證也。明矣。若夫孟子所謂
湯武反之者。則亦異焉。所謂反者。反求自修之
意。而亦非反本還初之謂也。孟子此言。嘗二言
之。一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一則曰堯
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其一曰反之。一曰身之。
則蓋反求於身之謂。而非反初之意也。中庸曰。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曾子曰。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易坎之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
反身修德。禮記曰。不能及躬。而天理滅矣。可見古者
或言反。或言身。或併稱反身。皆通言修身之義。然
則孟子所云反之者。亦不可以為復性之證矣。

寶永五年戊子春三月

平安伊藤長胤著

